

佛  
法  
導  
論

佛  
法  
導  
論

于均之

# 佛法導論一冊

(印重迎歡)

印光老法師捐印五千冊  
寶存我居士捐印五千冊

印送品

流通處

蘇州佛教弘化社  
蘇州穿心街報國寺內

上海佛學書局  
上海新北新民路國慶路口

印藏刷版兼處  
國光印書局  
上海新大沽路南成都路口  
電話三三七四三號

流通價  
大洋六角  
大本每冊大洋一角

## 佛法導論序

處今日而論佛法。顧或以爲囿于神化似矣。而惜乎其所見之謬也。夫佛以皇子之貴。出見農夫耕牛之喘呷。瘡痛而心怒。見老病死人而慘切愁思。充其不忍之心。遂探出世之法。始以人格風于印土。繼以說法徧于三千大千世界。其磅礴鬱積偉大之精神。與夫寥天之事業。亘古今中外而不可磨滅。乃有健識之論。不知佛爲世界救星。至以佛爲前古神話。彼固樂其誕而自絕于佛也。將使芸芸衆生更從何處問覺路耶。圓淨居士具有真實之救世思想。而以慈悲愛衆勇猛程功圓滿其薄度之願望。乃有佛法導論之作。予細繹其作。覺析誼粹而詮理眞誠。足爲人天之眼目。雖然吾因之有感焉。宗派之徒各尊所聞。有空異詣。頓漸殊趨。騁其奧特之思維。宰以畸形之妙解。門戶聚訟。而見仁見知之說紛馳。居士則渾融各宗派于一大洪鑪之中。爲折衷至當之批評。會其通而不泥其偏。邃于古而不蔽于今。此真所謂尋墜緒之茫茫。獨旁搜而遠紹者也。噫。其昏衢之智燭耶。抑迷津之寶筏耶。行見吾佛教世之心。將益由是而發揮光大之。而又奚俟叩槃捫籥之說爲引喤也夫。

民國二十年十月二十八日梅光羲序于南昌高等法辦

目 錄

梅光羲居士序

一 緒 論

二 世 法 篇

三 小 乘 篇

四 大 乘 篇

五 淨 土 篇

印 光 法 師 序

范 古 農 居 士 序

宗 史 第 一

讚 揚 第 二

抉 擇 第 三

理 事 第 四

依 正 第 五

起 信 第 六

發 願 第 七

行 持 第 八

勸 進 第 九

發 心 第 十

# 佛法導論

印光法師鑑定

圓淨李榮祥述

## 一 緒論

一談到佛教就見到近代史上有一樁重大的事實擺在面前是值得全人類注目的。這件重大的事實就是佛教關涉世界的文字有三十餘種由佛教直接創成或間接影響成的民族文化亦數十種這是世界的公論不是一二所能妄造的那佛教經律論三藏藏是佛典的集合名辭佛典經律論三種稱爲三藏猶世書經史子集四庫稱爲四庫和古今東西人們所有關於佛學的撰述固然博大精深到難以形容而在文學美術甚至近代突飛猛進的科學上也映著非常偉麗的光采我們僅僅從佛教流行的表面上一觀察已足令人驚歎不已雖然佛教在中國近代很現著沈寂的狀況卻是地球上如英美法德等國人正在熱烈的研究熱烈的提倡佛教會佛學會以及各種雜誌到處的興起散布也有人爭論著佛教是世界上一切宗教中最高尚的宗教也有人羨慕著佛法的精微認爲世

界上一切哲學中最玄妙的哲學。究竟佛法是什麼呢？是宗教麼？是哲學麼？  
佛法只是破除妄情偏執。所以佛的說法惟說「真如」。真如的意義就是真真實實。  
平等一如。所謂法如是說亦如是體。則如其體用則如其用。若有妄情便非真實。若有  
偏執便非一如。世間上學問多參加著箇人的私見。並不是全宇宙的真像。佛是箇覺  
者。把全宇宙照得明明白白的洞見了本來面目。也就是洞見了諸法的實相。自釋迦  
牟尼佛應世以來。釋迦是能仁義。牟尼是寂默義。佛是覺義。現在佛教的教主姓釋迦號牟尼。在這幾千年之內出了無數  
的英傑。或當衆辯論。或潛居著書。系統完密。絕無疵瑕。實在可以高視東西哲學。試想  
歐西諸家之學。曾有經人往復討論修持闡發到幾千年之久的麼？會有與異派相見  
於演臺之上。如無遮大會。自由辯駁。相互破斥而能如金剛不動的麼？西哲對於世間  
一切的學問。都是你猜過來我猜過去。相非相謗。都是執定箇人私見。卻終不能有箇  
不可破的學說來服人。只就這一點說。諸學之遠不如佛學已是十分明顯。況且佛家  
知行並進。實在有非他們所能夢見的呢。至於近代科學的精神。頗有和佛法相似之  
處。科學家的特色在實驗。實驗有兩種意義。一是根據眼前的經驗。他是如何便還他

如何一點都不加以玄想。二是防經驗靠不住，便用人力加以改進，以補通常經驗之不足。佛家的態度也是這樣。那戒定慧三無漏學<sub>漏是破綻不完義之意</sub>。一般的是改進通常的經驗。不過科學的改進經驗是重在客觀的物件。佛法的改進經驗是重在主觀的心識。如人患目眩，科學只知到多方移植其物，以求一辨。佛法則努力醫治其眼，以求復明。兩者雖同爲實驗，卻是在治標治本上就有箇很大的分別了。

世人又看佛法是一種宗教。我們可要曉得佛法絕不與一般宗教相同。因爲一般的宗教都當他們所崇拜的神或教主有無上的威權。人們無論或善或惡，只須一味的依賴服從就得。但佛以四依教弟子。一是依法不依人。二是依義不依語。三是依了義經不依不了義經。四是依智不依識。固然佛是三界中尊<sub>世界上有情的生物分爲無色有色有欲念的三類稱爲無三爲人天所皈敬。但本體上卻是心佛衆生三無差別。可見一者是崇卑懸隔。一者是平等無二。這是第一層的判別。復次一般宗教家都有他們所奉的聖經。是絕對不許人討論的。但佛說四依中的依義不依語。依了義經不依不了義經。就是容人思想自由的佛法的聖言量<sub>量是度量，即標準之意</sub>。只是已經證了爲大衆所公認共許之語。如幾何學</sub>

中的定義。直角必爲九十度。事實如此。並非綸音詔語。更不容人討論。只是再沒有討論的必要罷了。可見得一者是思想極其鋼陋。一者是理性極其自由。這是第二層的判別。復次。一般的宗教都有他們必守的信條和戒約。爲立教之根本。這箇搖動了。其教便隨著傾倒。而佛法以度衆生共證菩提。一切有情的物。名曰衆生。因爲是靠衆爲緣和合而生的。菩提即覺義。覺即正智。爲究竟唯一之目的。其他的一切都是方便。方便。方是法義。法的便。宜。名曰方法。大菩提心原是人人固有的。但爲煩惱障所知障所覆。心中的惡念。稱爲煩惱。他有障礙性。使不能覺。名曰煩惱障。障礙所知的事物。不能正確明了。名曰所知障。而起擾攘昏蒙之相。因此欲求開發菩提正智。先要定心。欲定其心。必先持戒。所以定以慧爲目的。戒以定爲目的。定是慧的方便。戒是定的方便。這樣的規模廣闊。和心量宏遠。豈可與拘拘於繩墨尺寸間。以苦行爲極則的同日而語。可見得一者是外拘形式。一者是內證本心。這是第三層的判別。一般的宗教都有他們宗教式的信仰。只許純粹感情的服從。絕不容一毫理性的批判。而佛法則無上聖智。要由自證得來。卽淨土法門亦須有感而後有應。佛法固然也重信仰。但他教的信是強信。佛法的信是起信。他教以爲教主的智慧。萬非教徒所能及。故以強信爲究竟。佛法以爲教徒的本性。原與

教主相同故以起信爲法門。所以佛法的信是信有無上菩提。信有已得菩提之人。信自己和他人都能得此菩提。這樣的信就是自信。換句話說就是教人們要自尊自重。不要蒙昧了自己最清淨最圓滿的本心。所以這樣的信是極平等的是極高尚的。可見得一是勉強屈從。一是自由發展。這是第四層的判別。這樣看來一般宗教的意義是如彼佛法的意義是如此。斷不能拏其他的宗教來比擬的啊。

總而言之惟有佛法是真能說明人生宇宙之所以然的是真能破除世間一切的謬見而與以正見的是真能破除世間一切的迷信而與以正信的是真能破除世間一切的惡行而與以正行的是真能破除世間一切的幻覺而與以正覺的是真能包括世間各教各學的長處而補其不足的是真能廣被羣機而無所遺漏的。且聽我慢慢道來。

大乘運載之具如舟車名曰乘。佛法能載凡夫運到

由大乘人生觀所從出的宇宙觀是極圓滿平等的。須知這宇宙間一切的事事物物大至世界小至微塵時時刻刻都是前後相續剎那變滅著時時刻刻都是大小相通。

生滅相續著。這種萬物流行不息的現象。可以用近代思想界的名詞說爲「生命之流」。那一人一物。一微塵一世界。都是這無始無終的生命大流中之實現。而這現實界中一切的存在。都是因緣所生法。過去一切的行爲爲因。現在的爲果。現在一切的行爲爲因。將來的爲果。因果重重相續無盡。溯上去是無始的。推下去是無終的。一切法的生起。是由一一諸法息息相關所成。雖一刹那一微塵的存在。那真相也是無始無終無中無邊的。所以說爲一即一切。一切即一。通常所指爲某物。只是和合相續的假相罷了。如子之有父。父又有父。父父父無始。子之有子。子又有子。子子無終。又如一個人的成分。由物理的。生理的心理的組織。乃至有血統的遺傳。風俗的沿習。教育的培養。舉一人來說。便沒有一息而不與全人類全宇宙呼吸相通。一人如是。人人如是。卻又不能說誰是中心。誰非中心。總舉一即攝。一切言一切即攝。一這就是無始無終無中無邊義。也就是即始即終即中即邊義。所以說即終則宇宙以我爲目的。說即始則宇宙由我而創造。說即邊則宇宙以我爲極軌。說即中則宇宙以我爲司命。這就是佛法上無人我相的圓融法界。由那無始終無中邊的宇宙。而觀即始終即中邊的人生。

就變成極活潑自由。極圓滿平等的宇宙人生了。再具體點說。一手指可以翻動太平洋的海水。一呼吸可以攪亂全世界的空氣。因爲一指雖微。也能推動那指旁的水。這鄰近的水又壓迫鄰近的水。遞相壓迫。勢必全洋皆動。不過其動太微。不是肉眼所能見的罷了。呼吸的道理亦是如此。歷史也告訴我們。人的行爲業力。影響極大。且看古來的大偉人。把全社會的力量發揮出來。普偏於全人類全世界能夠由人爲轉移了一切。可見宇宙萬有互相影響。斷無漠不相關的事物。想明白一事物。非明白一切事物不爲功。（西諺亦有說 *Know anything by everything* 譯爲知一切而後知一。）既然我們看到宇宙人生是這樣無始無終的。我們纔能夠把心量放大到無量無邊。而與宇宙真相契合。消滅了一切的執著。我們纔知道人生行爲是永久相續不滅的。我們纔知道怎樣打出一條光明之路。通達到超超人的地位——佛。

可憐世人全不明白這箇道理。他們的知見。橫則限於有限的空間。縱則限於有限的時間。從而錯認了狹小的假相爲我。於是排斥非我。侵略非我。種種說不盡的衝突。便由此發生了。每況愈下。便形成了二十世紀的世界大戰和階級鬭爭。雖然因此已經

亡死了上千萬的生命。和不可計算的損失。而這種衝突的形勢。還是不斷的發展著。將有更劇烈的爭鬪在前面等著。今後人類之大禍。不怕天然的災難。不怕物用的缺乏。而怕人與人。國與國。民族與民族。階級與階級。各各發揮他利己私欲所引起的大殘殺。至於箇人方面。多有感覺人生的空虛無意義。而致悲觀自殺的。多有以爲除了飲食男女之外。什麼都沒有。而拚命著求生活上美滿的享受。而致墮落或相爭的。無怪種種惡劣的消息。載滿於每日的報章了。如果人們能夠覺悟到緣成無我人生。的真相。一切人無不與我息息相關。所以一切人無不是我。而我一人的行爲。無時不影響於一切人。所以我一人即爲一切人。由這一切即一一即一切的觀念中。從而見到所有我們的動作。須從利他處著想。因爲利他亦即自利。所有我們的動作。莫向損人處進行。因爲損人亦即損己。同時知到現世的苦樂。是由於往世的遺傳。而現在的動作。亦必收果於未來。一箇人的動作。固然受他人的環境所轉移。但亦能影響而爲他人的環境。所以我們的言行舉動。是不能不特加審慎的。如果人們能了達萬有諸法。是互緣相通的。是相資相成的。和樂世界便在當前了。

我們既然知道人類的生命。其來無始。那麼。一生一死。不過是生命流中的一種變化。假相而已。那人之一生。只是生命流中所現出來的一節。不是那年生後纔有的。也不是那年死後便無的。時時刻刻的生滅變化著。也時時刻刻的相續不斷著。這生滅變化。相續不斷。就人們的心念上說。就是佛經所說的遷流不停。就人們的軀殼上說。就是佛經所說的生死輪迴。因為人們的心。打不破他的環境。隨著環境轉念頭。念起念落。刻刻的變遷流動。如那環境是順心的。就跟著起了貪愛的念頭。如那環境是不順心的。就跟著起了嗔恨的念頭。總不明白那環境原是幻像。全是由念頭造成的。卻跟著他忽貪忽嗔。反認那環境是真實的。是一成不變的。這就叫作癡。先由環境生起貪嗔癡的種種念頭。又由念頭不息。造成種種束縛自己身心的環境。輪轉迴環。不得暫停。心念既放不下那環境。軀殼也就離不了那環境。心念既在貪嗔癡的環境中受痛苦。軀殼也自然跟著在貪嗔癡的環境中受痛苦。生如是。死了也如是。死而又生。終不過如是。總在這箇圈子裏轉。永無了期。更因他造出無量的罪惡。近代的進化主義。是在圈子裏兜著講進化。這是假進化。不是真進化。我們如果要免除一切的痛苦和罪

惡非尋得一箇無上的法門。將這束縛的環境<sub>就是這箇生死逃不了的圈子。</sub>打破不可。釋迦牟尼佛就是打破這箇圈子的先覺者。自己得了解脫。所以說出無量的經教。無量的妙法。勸導衆生。箇箇都可解脫。人們如果上了佛法的正道。嘗著了佛法的妙味。對於自心自身種種問題。<sub>被環境痛苦問題束縛的生死。</sub>就能求得箇徹底的解決。對於社會問題。就能免除了無量的罪惡。如此方能走上進化的大路。由衆生的地位。漸漸修證。一直達到成佛的地位。智慧無量。壽命無量。無罣無礙。自由自在。這纔是真正的進化主義呢。

求真理這句口號。在思想界中喊了一二千年了。結果怎麼樣。就科學說罷。他所討論的只是自然界或心理界中一部分一部分的現象。所有的問題原是枝節而非根本的。就哲學說罷。一元二元唯心唯物自由定命諸說。此亦一是非。彼亦一是非。尙無一個確實的結論。就東方的儒道說罷。都未曾說到人生的究竟。對於最大的死的問題。都未有正確的解答。卻取了一種不了了之的態度。這是取消問題。不是解決問題。能夠將這究竟的最大的問題。指示我們一箇徹底解決的。惟有佛法。為什麼種種世間上的學問。都不能解決此等問題呢。因為他們的動機。雖然是起於不滿足。可是他們

的眼光。總不出這箇世間。所以他們的知見。原是有障有執的世間知見。因爲有了這種根本的錯誤。所以終於毫無結果。佛眼是洞見無量無邊的世界。就知道拘拘在這一箇世界的知見。是全不足恃的。故曰絕所知障。絕戲論相。總要有障有執的知見去盡那真實的知見。始生真實的知見。既生那煩惱惑業。纔能夠斷盡。惑即煩惱的意思。從煩惱中造出來  
的事業名諸君莫說此等問題。是超於尋常利害之上的。便不去理。會須知超尋常的利害苦樂。不解決。則尋常的所謂利害苦樂。便終無解決之一日。這超尋常的利害苦樂。得到了解決。那尋常的一切。纔得到解決。纔得到真的解決呢。這是箇根本問題。這箇超字。原不是捨卻尋常的利害苦樂而不問。所以古德說。佛法只是家常茶飯。我們講佛法。只如老實人談本分事罷了。

成佛的動機。是在全宇宙悉皆平等的地方發心。佛普爲一切衆生發心成佛。這是最普遍最平等的願心。也就是大悲心。我們知道。小自一微塵。大至一世界。近自人類。遠至一切衆生。都是流行不息的生命之流。在這箇地方。悉皆平等。一切衆生都有心。都有變現實力。就都有達到這最高覺悟境界的可能性。都可以達到這最高尙最圓滿。

的地位。所以我們現前的一念心性本來與佛同體。佛已久悟而我猶迷。佛雖已悟而無所增。我雖猶迷亦無所減。佛雖無增以順性故受大快樂。我雖無減以逆性故受極重苦。佛於同體心性之中雖受法樂卻以同體大悲無緣大慈念念憶念衆生念念攝受衆生可柰衆生於同體心性之中雖受衆苦不知憶念於佛把自己看得很小將生命流上一點假相認爲自己所以不滿足從而向外推求推求不得從那曠大劫來總是逐境生心循情造業都是由於自性不覺悟找苦吃豈不可憐可愍這樣看來成佛的動機既在最普遍平等的地方發心而衆生的愚癡苦惱又如此之甚我們便須認清大乘佛法的真精神究竟何在。

大乘佛法的真精神可以說是空不空無我便是空慈悲便是不空雖知無我而不斷慈悲故空而不空雖行慈悲而不執有我故不空而空那有我的慈悲不是真慈悲要無我的慈悲纔是真慈悲所謂同體慈悲便是如實的了知一切衆生和己身無二無別從這箇同體的認識上纔能發出了真慈悲佛法所講三種慈悲內的衆生緣慈悲差不多句句都可以做不要離開民衆的注腳這種大慈悲的精神纔真真是利濟